

刘树强 宋益三 赵功义 著

大太监安德海



83628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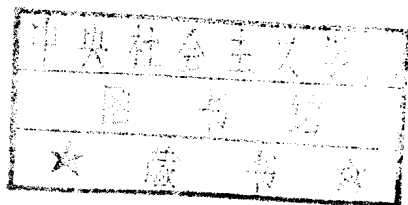
1242
530



200090230

大太監

安德海



〔京〕新登字 068 号

大太监安德海

刘树强 宋益三 赵功义著

出版发行：华龄出版社

（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23 号）

经 销：新华书店

印 刷：北京房山区龙华印刷厂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 11.75 印张 248 千字

1992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1992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 数：1—16000 册

ISBN7—80082—186—2/K·11

定价：6.45 元

目 录

一	出京.....	(1)
二	自阉.....	(1 3)
三	进宫.....	(2 2)
四	得宠.....	(3 3)
五	送信.....	(4 2)
六	斗智.....	(5 1)
七	行刺.....	(6 1)
八	格斗.....	(7 1)

九	进京·····	(8 1)
十	抗旨·····	(9 1)
十一	拒捕·····	(101)
十二	荣升总管·····	(110)
十三	丧母发财·····	(120)
十四	李鸿章出丑·····	(130)
十五	献弟进宫·····	(140)
十六	搜宫遭殃·····	(150)
十七	老公娶媳妇·····	(160)
十八	酒楼遭辱·····	(170)
十九	趁机请旨·····	(180)

二十	杀人如儿戏·····	(190)
二十一	青县庆寿·····	(200)
二十二	三足鸟旗·····	(210)
二十三	智骗安德海·····	(220)
二十四	夜探县衙·····	(230)
二十五	落网济南·····	(240)
二十六	异想天开·····	(250)
二十七	密旨处决·····	(260)
二十八	驰往济南·····	(270)
二十九	客店相遇·····	(280)
三十	大水冲了龙王庙·····	(290)

- 三十一 宫中舌剑唇枪…………… (300)
- 三十二 再施化骨神水…………… (310)
- 三十三 女侠出手…………… (320)
- 三十四 母子密谈…………… (330)
- 三十五 李莲英巧用计…………… (340)
- 三十六 上谕到达…………… (349)

一 出 京

话说大清同治八年，也就是公元一八六九年，农历七月初，天高气爽，阳光灿烂，京东通州大运河的水旱码头上空前热闹起来了，大堤两岸站满了人群，男的女的，老的少的，穿绸裹缎的，叫街要饭的……忽啦啦都涌了上来，个个翘首相望。人们这是看什么呀？原来大运河中出了少见的景致，为首的是两艘太平船，这两只船皆是油光彩绘，雕梁画栋，帷幔上描花绣锦，飞檐上金铃叮咚，船桅高三丈六尺五寸，上面悬挂着一面明黄大旗，这旗宽六尺，长一丈有一，旗的正中绘着一轮圆而大的日头，日头里又绘着一只三足鸟。这标志有名讲，叫做“日形三足鸟旗”，不仅如此，船舷两侧还排列着许多旗幡，有的描龙，有的画凤，五光十色，被风一吹忽啦啦作响，有气魄，够派头。

两艘太平船之后，还有二十多只大小不同的船只，皆是油漆彩绘，好不威风。

通州大运河平日虽然过往船只不少，可少有这种景致出现，人们能不争相观看吗？可观望的人群也闹不清要过什么大官，于是交头接耳、窃窃私语、议论纷纷：

“老兄，看气势这船上的官小不了。”

“那是呀，小了能乘这船，以我说少说也得是个四品。”

“四品官可座不上这等船，皇上驾游也不过如此！”

“咱断不透，等会儿就知道啦。”

.....

人们正在议论中，突然传来了一阵开道的锣声，众人不敢怠慢，急忙闪开一条通路，抬头看时，开道锣后边是“奉旨钦差”的一面引路招牌，然后是“回避”“肃静”的虎头镇牌，紧接着便是两乘八抬大轿，大轿后面是二十多辆崭新的轿车，车上装的是各色木箱，不用问里面都是值钱的东西了。

此时，早有地方官吏、差役人等，赶开了前来看热闹的人群。大轿一落，从头一乘轿中走出了一位蓝翎太监，第二乘轿里走下了一位满身珠光宝气的贵妇人。

这二人一下轿，真如天神下凡一般，大小官吏纷纷叩头相迎。

那蓝翎太监穿着打扮自不必提，就那长相也够惊人的，体态匀称，面白如玉，大眼睛，双眼皮，漆黑的头发弯眼眉，高高的鼻梁红嘴唇，元宝耳朵贴着肉皮儿，一副男人女相。俗话说得好，男人女相，必有贵样。还真是那么回事儿，此人走起路来，大摇大摆，趾高气扬，目空一切，不可一世。

那位珠光宝气的贵妇人，紧随其后，大架儿端着，一群太监、宫女紧紧护卫，蹒跚地走上了官船。

就这派头，引起了人们的猜想：

“老兄，据我所知，这蓝翎太监不过是五品官职，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派头？”

“说的是，官船咱也见得不少，一般官船无论是哪一品官，都是挂官衔高脚牌和字号灯笼，上面写得明白，可没见过哪个官敢挂龙凤旗——这其中恐怕有什么缘故。”

旁边一位有见识的人小声“嘘”了一口，低声道：“二位小心了，别看这位蓝翎太监，可非等闲人物，不要说当前红极一时的曾国藩曾侯爷、李鸿章李伯爵怕这位怕得就像老鼠见了猫似的，就是当今万岁，也得怕他三分呢！”

其中一人道：“这事你说得太玄啦，皇上能怕他，难道他是两宫太后不成！”

那人笑道：“这话你还真说对咧，他虽然不是两宫太后，但他是太后的心腹，太后能办到的他就能办到，有些事太后办不到的他也能办到！”

“这么说他是——”

“此人乃是宫中大总管安德海是也！够厉害的吧。”

众人闻听此言，个个张口结舌，不敢作声了。可其中单单有这么一位，他紧紧地端详了安德海几眼，不由发出了一声长叹：“唉，也罢！”

长叹人非是别人，乃是京中有名的相面先生，人称神相张铁口，有认识他的便问道：

“张先生为何发此感叹呀？”

张铁口小声道：“富极生祸，乐极生悲，这安大总管虽荣华富贵、权势无边，可我观他寿命不长了，少则半月，多则二十天，必遭杀身之祸。”

那人笑道：“你真扯大玄，人家好端端的，怎么会遭杀身之祸，要说你别的看得准，这事我可不信，这么办，咱俩打个赌，你要说对了，我输你一个东道，说不对，你输我个东道，不过你得说出个道理来。”

张铁口笑道：“你算输定啦，我告诉你，安大总管眉虽弯但清俊稀疏，耳虽圆却无轮无廓，此皆富而无寿之相，他黄

睛狼目，为人阴毒至极，印堂发暗，直抵发际，步履轻浮，此鬼躁之相，况安大总管沿河而下必逢克星，故学生断他命不久矣。”

“那咱就等着看结果吧，到时候不是赢就是输，这东道算是有主啦。”

不表二人私下打赌，且说官船在一片鞭炮锣鼓声中起锚了。

安德海和他的夫人马大奶奶坐在船阁前的竹藤椅上，小太监和宫女侍立两旁，大船奔南稳稳而行，女乐手品竹调丝，歌舞手轻歌曼舞，安德海和夫人一边品茶，一边欣赏，好不悠闲自在。

那位说：安德海不是已经割了老公吗，怎么还有夫人呢？说来也很简单，人到了这个份上，那就随心所欲，想怎么着就怎么着，虽称夫人，不过是聋子的耳朵——摆设。此事后面还要细讲，暂不多提。

且说这行官船在大运河里流光溢彩，丝乐悠扬，那船工个个身材魁梧，肩宽腰圆，船舷两侧各排十人，把那太平官船撑得又快又稳，船头拍打着浪花，发出了哗啦哗啦的响声。

船上除了侍卫兵丁之外，还有五条彪形大汉，这五人穿着打扮一样，都是头戴六楞状帽，身穿紧身窄袖中衣，腰系巴掌宽的英雄带，肩披英雄氅，个个挺胸迭肚，气度非凡。

书中暗表：这五人是安德海请来的镖师，皆是北京振远镖局的人，为首者是总镖头韩宝清，绰号人称神飞无形，其余四人也均是武林高手，个个水旱两路精通，在这条水路上不知走过多少次，从来无人敢碰。

安德海拿过翡翠鼻烟壶，把烟末在鼻孔处抹了抹，打了

两个嚏喷，两只眼睛一眯，对身边的几个侍卫道：“来呀！”

侍卫中的几个小头目有陈玉祥、李平安、黄石魁闻言急忙凑上前去，一齐躬身道：“小的在，老爷有话尽管吩咐。”

“我问你们，前面第一站是什么地方？”

“回老爷，天津卫，似这样行速一日便到。”

“地方官吏可曾知道本钦差将至？”

“这个——”

“什么这个那个的，你们不要在这傻呆着，马上下船换乘快马，通知地方，就说本钦差要在天津、青县、德州、泰安等驿站下榻，让他们看着办！”

“噫！”

“还有，七月二十一日是本钦差寿诞之日，让他们琢磨着办！”

“是！”三人领命，当即命官船靠岸，下船而去。

安德海自称奉旨钦差，他奉的是什么旨，钦的什么差呢？原来他奉的是慈禧太后的懿旨，也是个口头旨意，让他到广东一带采办龙衣，并要他只需办好，不许办坏。

按理说，太后采办龙衣，给下边捎个信儿就行啦，可慈禧不放心，非要派安德海亲自去不可，这也是慈禧对安德海的最大信任。

安德海不过是个五品的蓝翎太监，品级并不算高，为什么能得到慈禧老佛爷的如此器重呢？这还得从头说起。

安德海又称小安子，这是慈禧老佛爷对他的爱称，可见关系非同一般。

安德海原籍河北省南皮县人，到他祖父时，一家迁居青县，在一个不大的汤庄子落了户。其父名叫安邦太，由于家

境贫寒，直到四十岁上才娶上媳妇，过门二年，其妻身怀有孕，喜得安邦太天天合不上嘴，宁愿自己吃糠咽菜，也要想法给妻子做点好的吃，以保养安氏之后。十冬腊月，滴水成冰，安邦太砸开河冰，硬下河摸鱼，安妻为之也十分感动。

道光十七年七月二十日夜晩，安妻怀胎十月终于要分娩了，肚子一阵儿疼似一阵，可孩子就是生不下来。好容易挨到七月二十一日凌晨，突然天空飞来一片碾盘大的乌云，这片乌云悬在安家房顶上不走了，而且越展越大，接着便是咻溜一道闪电，嘎啦一声惊雷，倾刻之间，下起了瓢泼大雨。这一闪一雷不大要紧，安妻吓得一激凌，这倒好，助上劲了，“哇”地一声孩子落地了。

夫妻抱起看时，是一个又白又胖的大小子，两口子这个乐呀。

安家的孩子在打雷的节骨眼上落地儿，引起了村里人们的一片议论。有的说：“安家这孩子生在雷电之中，这可不是平常人，俗话说：云从龙，风从虎，说不定得成个气候。”也有的说：“打雷下雨降儿郎，中了状元民遭殃，恐怕将来是个祸害。”“哪有那么多论道，刮风下雨是常有的事，中国地面大着呢，总得有赶上的。”总之，说什么的都有。

不管人们怎么议论，安家总算有后啦，因此那安邦太乐得出来进去地哼着小调。

春去秋来，转眼孩子周岁了，这孩子长得胖呼呼、白生生，十分可爱。安邦太为了给孩子过生日请来了乡邻好友，七姑八姨，又特意叫上了教书先生郝觉仁，来人自然也不空手，送什么的都有。

酒宴过后，该孩子“抓周”了，安邦太把木刀、木枪、糖

果、点心、笔墨纸砚都摆上了，所有这些东西让孩子去随便抓，据说孩子抓到谁送来的东西，谁就会交好运，孩子自己将来也会在这方面有出息。

安邦太把东西摆好，妻子把孩子抱了过来，哪知这孩子瞅瞅这个，看看那个，什么也不抓，安氏夫妇不由心中有些着急，心说：莫非这孩子要坐吃山空，那样可就苦了我们老两口子啦。

正当夫妻着急的时候，孩子乐啦，一只手抓起了一把铜钱，另一只手抓起了一个女形的布娃娃，然后身子一趴，叼起了一块点心，逗得众人哈哈大笑。安邦太道：“这小子贪吃好玩没出息的东西！”安妻却笑道：“孩子能抓钱就比你强，将来娶妻生子，你就等着享清福吧！”几句话说得安邦太也咧开了大嘴。

安妻见丈夫乐了，便道：“他爹，就着乡邻在此，还不求诸位给犬子起个名字，以后也好有个称呼。”

安邦太笑道：“对对，你不说我倒忘啦，那就请诸位给起个名字吧。”

大伙一听说起名，都七言八语地呛咕起来了，有说叫“雷生”的，也有说叫“雨生”的，也有说干脆叫“大闪”吧，什么“铁蛋”“狗蛋”“猫蛋”登时说了一大堆，可哪一个也没定起来，此时人们发现教书先生郝觉仁默不作声，这才齐道：“快叫郝先生给起一个吧！”

郝先生慢条斯理地道：“适才诸位所说的名字我都想过了，雷是一霎而逝，闪是一晃而过，雨也只不过一阵儿而已，不过雨落地而为水，水的归宿是大海，大海浩瀚无边，永不干涸，蛟龙深藏其中，倘若给这个孩子定个安德海的名字岂

不为好。”

众人听罢齐声叫好，于是安德海这个名字就在这周岁的热闹日子里定起来了。

名字倒是不错，可当不了穷，安家只有二亩薄碱地，逢上好年成一家还能糊口，一遇灾年就混不下去了，因此这安德海长到八岁便去给本村地主张广财家去放羊了。

安德海自幼聪敏过人，甭管什么事，一看就懂，一学就会，他每天放羊都路过学校，常常在窗外偷听几句，每逢刮风下雨，他便到学校去玩，也是默默地听书。

有一次先生叫一个学生背书，可背到一半时背不下去了，照规矩应该挨戒尺，当先生正要举手时，小小的安德海从屋角上说话了：“先生慢打，我替他背几句行不？”

先生一见是没上学的安德海，心中一震，暗道：这孩子莫非说有天赋之才。微微笑道：“安德海！”“到！”“你想替他背书？”“对。”“背书可以，只是一条，背几句不行，我提什么你得背什么？”

安德海听罢，眨巴眨巴两只大眼睛，说道：“那就试试吧！”

接着，先生提了他教过的几篇课文，你猜怎么着，安德海背了个滚瓜烂熟，不仅如此，就连他没教过的“百家姓”也从头至尾地背了一遍，竟然一字不差。

安德海这一举动顿时轰动了全村。

教书先生郝觉仁一连两夜没有睡好，一来这孩子的名字是自己给起的，二来这个人才是自己发现的。心说：我郝觉仁自十八岁中秀才，一直考到不惑之年也没出人头地，只好教书糊口，唯一希望是能教出个好学生来，将来金榜题名，也算出了自己心中这口闷气。

于是他亲自找到张财主和安德海之父安邦太说明此意，要让安德海上学，而且不要学费，白教。

这对安家父子来说自然是求之不得的事了，自然是一口答应，张财主观着郝先生的面子，也就答应了。从此安德海便进入了学校。

在学校里郝先生教的那点玩艺不够他学的，再则日子一久，他觉得咬文嚼字也没啥意思，于是便不正儿八经学了，除了挑头闹学堂外，还出些个坏点子，琢磨这个，取笑那个。

郝先生对他本来是一片好心，可他却没把先生放在眼里。

一次，郝先生在课堂上让一个财主家的孩子背《三字经》，那学生两眼一眯，张着大嘴背了起来：

“人之初，性本善，烟袋锅，炒鸡蛋，学生吃，先生看，馋得先生啃锅沿——”

“住口！”郝先生听罢，气得浑身发抖，不过他料到这个学生编不出这些坏词儿来，当即以戒尺逼问，最后那个学生无奈，供出是安德海所教。

为此郝先生很是伤心，满指望这安德海走个正路，为自己争口气，可如今他不但不尊敬自己，还暗地唆使学生琢磨自己，一气之下将安德海赶出了校门。

安邦太亲自找到郝先生陪礼，要求郝先生继续收留，可郝先生摇头道：“非是我驳你面子，小德海这孩子非是学海之才，其应变能力大人不及，将来或许通过其他途径成个气候，至于这学就不必上啦。”

安邦太无奈，只好叫儿子呆在家里，但又不安分干活，父母也拿他没办法。

一天，张财主家过五十大寿，宾朋满堂，贺客盈门，大

门前的拴马桩上拴满了高头大马，咳咳乱叫，热闹非常。

安德海凑向前门去看热闹，他发现一匹枣红马冲他直点头，于是走上前去，解开缰绳，双手一抓鬃毛蹿了上去，然后双腿一磕马肚，那枣红马驮着安德海在大街上跑了起来，他这个美劲儿就甭提啦，心说：将来我发了财非弄匹好马骑不可。

当他遛了一圈回来时，正好让张财主看见，张财主一把把他从马上拽下来，乒乓就是两个大嘴巴：“混帐东西，谁叫你随便骑老爷的马，滚！”

安德海脑袋一别楞：“甭神气，骑骑马怎么啦，等我发了财还要坐轿呢！”

张财主冷冷笑道：“好啊，那就等着坐你的轿去吧！去！去！”

安德海这个气呀，从此他迭上心要想发财，可这财怎么发，只是一个梦，他爹不知道，他娘不知道，他自己也不知道。

一次他去姥姥家，见姥姥村里也有一家大财主，青砖瓦舍，骡马成群，看气势比张财主家大得多。于是他问姥姥：

“姥姥，这家怎么这么阔气，他家姓什么，怎么发的财？”

“唉，这都是造化呀，这家姓陈，原来穷得屁股着瓦盖着，后来实在混不下去啦，那个姓陈的小子一狠心，割了老公，上了北京，进了皇宫，听说专门伺候皇上，结果发了大财，回家买房子置地，丫环仆人成群，势力可大啦！”

安德海睁大了眼睛，忙问：“什么叫割老公呀？”

“割老公可不是闹着玩的，就是把那尿水的鸡割了去，一割去那玩艺儿就再也不能娶媳妇了，那就等于断了香烟绝了